

歲華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第十一期
地址：將軍澳唐俊街8號
電郵：info@ychwsss.edu.hk
電話：2706 0477
傳真：2706 0455
網頁：<http://www.ychwsss.edu.hk>

03 瓷中彩物·碟影人生——
訪廣彩師傅張錦平先生

11 百法通和——訪嶺南派大師何百里先生

13 藝二代心聲——訪畫家何紀嵐先生

15 校園裏的作家——訪馮浩恩老師

18 從學生變老師——訪麥嘉安老師

21 Inhale Poetry, Exhale Creativity

封面圖案：仁濟院本禁毒教育活動「活出真我·繪本世界」
作者：溫羽蕎、王迎曦、黃令好、劉慧芯、黃靈慧、伍善雯

編者的話

本期《歲華》終於面世！在半天上課的歲月中面世！

對我們一眾編採人員來說，疫情最大的影響是我們不方便到處做訪問，即便如此，我們也把握了有限的機會，完成了幾個很有價值的人物專訪。這包括在疫情發生前的佳士德拍賣會上，訪問了當今嶺南畫派大師何百里先生和他的公子何紀嵐先生，二位親述了創作和承傳的心路歷程。我們也有幸訪問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廣州織金彩瓷（簡稱廣彩）——的老師傅張錦平先生，透過張老先生口述歷史認識這門雅俗共賞的民間藝術。我們也「就地取材」，訪問了學校裏的兩位老師，一是身兼作家身份的馮浩恩老師，馮老師暢談他的寫習心路歷程。另一位是畢業自本校的麥嘉安老師，麥老師會跟大家分享從學生變成老師的感受。最後，我們還刊登了本校同學在 Poetry Remake Competition 的獲獎作品，參加者須根據教育局指定的英詩繪圖，本校共五位同學獲獎，人數全港最多！該比賽獲獎作品展覽於7月9日至19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錯過同學可瀏覽

www.edb.gov.hk/arts/exhibition/online-exhibition

本期《歲華》的編採時間緊張，猶幸得到各位夥伴的同心協力，我們終於可以按時完工。在這裏我們感謝各位受訪者給予我們學習的機會，也感謝老師的指導。希望同學在閱讀這本小雜誌後可以加深對各位受訪者的瞭解，同時也學到新知識。

鄒芷茵、黃熙汶

《歲華》編輯委員會

顧問：邱少雄校長、劉文山副校長、文嘉燕副校長

總編輯：鄒芷茵、黃熙汶

記者：李雪瑩、施焯呈、溫羽蕎、王迎曦、黃令好、劉慧芯、黃靈慧、伍善雯

美術：王迎曦

指導老師：招尚怡老師、趙穎怡老師、馮浩恩老師、黃維列老師

瓷中彩物 · 碟影人生

圖、文：
溫羽蕎、王迎曦、黃令好、
劉慧芯、黃靈慧、伍善雯

本校六位同學參加了仁濟院本禁毒教育活動「活出真我·繪本世界」，在大會安排下，同學採訪了廣東彩瓷（廣彩）大師張錦平師傅兩次，透過張師傅的口述歷史，同學得以了解師傅五十年來豐富多姿的廣彩繪製經驗。兩次會面彷彿一段藝術與人生的探索歷程，讓同學對這門傳統手藝有了新的認知和想法。



人行不易

張師傅少年在澳門長大，家中兄弟姐妹眾多，張師傅小學畢業即要謀生幫助養家，當年手工業仍然盛行，家人介紹他去當手表學徒，後來又轉學金飾打造，但兩門手藝他都不喜歡。那個年代做學徒很普遍，而各行各業的師傅收徒弟都很嚴格，一要繳交按金，二要有熟人擔保，以杜絕有學徒三分鐘熱度，浪費師傅時間，影響工場運作。

「阿爸於是帶我去一間彩瓷舖學藝，但舖內師傅沒有一個肯收我為徒，因為那個年代手藝都是家傳的，老師傅只肯傳授自己的兒子，女兒就算想學，也只能學調色上色這類工序。後來有一個調色師傅從我爸爸口音中辨認出大家是同鄉，於是肯收我為徒，另一半原因也是因為他的子女都改學電器維修了，無心承傳家藝，於是我才有機會入行。」

「我自幼喜歡畫畫，在小學班上我的美術成績最好，除了學過素描，也模仿老師在家中用毛筆練習國畫。班上的壁報都是我負責，人家放學就回家，我就留校畫壁報板，有興趣就不會計較是否蝕底。」

學師甘苦

張錦平師傅拜師入門後，並非就一帆風順，學徒必須住在工場，隨師傅一起生活，還要幫師傅料理起居家務，十分辛苦。



「我入師門三個月，沒有工資，基本只是做雜工，例如幫師傅磨顏色，照顧他的子女，每天送他們上學又接他們放學。師傅基本上是在觀察這個徒弟吃不吃得苦，是不是可造之才。手工藝行業都是這樣，如果吃不得苦，又沒有恆心，師傅也就不會傳授手藝了，免得浪費時間心機。師傅見我為人尚算老實，又肯吃苦，於是開始教我調色，然後教我執筆的方法，最後才教我「寫線」。寫線是男學徒最主要的手藝，碗碟上的圖案，主要是靠「線」勾出輪廓，然後再上色，所以整個構圖最重要就是畫線靈活性，而輪廓的細緻程度，風格的呈現等等，都是由線決定的。師傅寫的線又直又飽滿又勻稱，中間是幾十年功力的累積，學徒就要不斷觀察師傅運筆，自己揣摩技巧，不斷練習。」

「有一次，我差一點放棄廣彩……話說彩瓷在劃線和上色前，一定要將瓷胎洗乾淨。那次我用了太多洗衣粉，一時手滑全部碟子摔在地上。師傅回來後發狠喝罵：『胎要買過，又要花一大筆錢！』師傅打了我一記耳光。我覺得好委屈，即時跑回家，告訴爸爸師傅太惡我不想學了。爸爸說我衝動，難得師傅肯收留我，把我當自己人才又打又罵，一時氣憤出走是不對。我聽不入耳，內心鬱悶，直至兩日之後……當時是晚上約十點，家裏人都睡著了。我突然聽見有人大叫我的名字『阿平！阿平！』爸爸醒過來了，從窗口往外望，竟然是師傅親自登門！我怕得不敢出去見他。爸爸一邊鼓勵和安慰我，一邊拉著我出去。師傅問：『你是否不想學？』我答：『不是！我想學啊！』接著師傅帶我吃雲吞麵，然後一起回工場，我正式成為師傅的人室弟子。」

「廣彩有一些基本的花式、圖案，也有一些繁複構圖，而且不同師傅可能也有獨門的圖譜，我入門後就不停學，這個過程也要得到師傅的歡心，如果師傅覺得你慢手慢腳，難成大器，他就不再教你更多的圖案，那你就行人止步了。我不算特別聰明，但我手急眼快，經常跟師傅去燒瓷廠趕貨，一人頂得上幾人。有的師傅收徒很多，但都不成才，我師傅歡喜我，三個月已教我寫線。我又肯學，多年以來凡是接觸到其他行家的圖案，我就向他們請教學習，基礎圖案學得愈多，自己能創造的便會愈多。多年以後我滿師，在外面也邊做邊學，許多師傅不懂的、沒有教我的，我自己學會了，接觸得多了就會過目不忘，一些新圖案我看幾眼就可以記住，用什麼筆法也心中有數，回家練習幾次，就可以掌握。這也靠我的美術底子：除了國畫，我還學水彩、西洋畫、素描，彈琴我也會，藝術多姿多彩，人生也是學無止境的。」



當年香港和澳門都有很多廣彩瓷行，專門供貨給海外買家，尤其是葡萄牙、英國等等，行業一度十分興旺，但隨著經濟發展轉型，廣彩這類手工藝始終日漸式微。



移居香港

「我學師時，師傅已同我講，澳門行頭窄，要入行不容易，謀生困難，不如去香港，工作證可以半年續期一次，七年後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滿師後，師傅幫我們幾個師兄弟申請來港工作，教誨我們一定要遠走高飛，自己闖天地，於是我就來了香港謀食。起初找不到廣彩的工作，只能在傢俬舖做繪圖，一做兩年。後來聽聞有一個行家開了一間彩瓷行，知道我曾在澳門學藝，他的店沒有人識畫廣彩，於是就請了我，一做就十幾年。我靜極思動，當時有一間行內聞名的「華通公司」，每個星期都有一貨櫃的瓷器運去海外，我就加入了華通，一做35年。後來華通賣盤，老闆另開了一間古董店，他另有一個工場在葵涌，我仍在那裏任職，不過已是半退休狀態了。」

廣彩心得

「公雞碗是廣彩其中一個款式。當時行內據說有127個款式，起初只有鬥雞碗，為了迎合大眾，令人人買得起的大碗上都有圖案，於是簡化成公雞碗，就是那些用來裝雲吞麵的大碗。碗上有公雞，看起來就熱鬧得多，比只是白碗好。至於為什麼用雞呢？就是因為「雞」與「吉」諧音，取其吉祥。現在大家只知公雞碗，其實這種款式是很次要的。畫人物才複雜，要畫出人的神態韻味很難，例如寫任劍輝，你一定要寫到七八成相似才可以讓別人覺得你行……否則寫得多漂亮也沒有用，人家一句「你寫得不像任劍輝」就能讓你無言以對。中國傳統人物畫重神韻，西洋畫也有抽象一路，但廣彩要形神兼顧，形有時比神更重要，一片神行水墨淋漓，那不是廣彩風格。我們行內有句話『畫人難畫手，畫樹難畫柳』就是指手的柔美形態和柳枝飄搖的狀態很難在廣彩上表達。」



什麼是廣彩

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源於景德鎮。清代中葉以來，外國來華經商繁盛，歐洲人尤其喜歡中國陶瓷，於是有商人投其所好，在景德鎮燒造白瓷，然後運至廣東，請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在白瓷上加以彩繪，再開爐燒製，製成彩瓷然後出口西歐。廣彩早期師傅多來自景德鎮，他們將傳統的五彩和新創的粉彩、珐瑯彩的技術及彩料吸收到廣彩中來。畫法上用筆工整，勾線填色，用線較重，用色豔麗濃重，表現出絢麗華貴的藝術特色。有時為了符合訂單要求，會仿照西方的藝術形式，裝飾圖案較多，金彩較多，顏色對比強烈。當時的廠家還可供外商在彩瓷上訂製一些外國商標及紀念性飾樣等等。廣彩器皿的構圖布局豐滿緊湊，在同一個器皿上滿布人物、魚蟲、花鳥、走獸等多種內容，甚有特色

「當年怡和洋行有一位大班退休，他的同事找我，想我造一隻碗賀他退休，我想到大班在洋行上班，就找來舊油畫作藍本，以大班的相片做底，上面畫上洋行的模樣，這隻碗畫了一日一夜，據講大班收到後十分歡喜。又例如我在八十年代畫過一隻仿嘉慶道光年間外銷的獵狐圖大碗，碗足有龜縮錦邊飾，碗身有人字錦地，圖案是人騎馬揮鞭獵狐，還有樓臺、花蝶等作陪襯，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廣彩用的顏料都是礦物顏料，有石英、鉛粉，多含二氧化鐵等等，都是工藝品用的，不能作為餐具，用來做裝飾就沒問題。所以有時會在碗碟底寫上“Not for food”。廣彩和粉彩不同，粉彩是用油開釋，每上色一次就要燒一次，燒完後再上另一種色，然後再燒，這樣就不容易處理，工序繁複耗時，中間失敗的機會也高。廣彩用水開釋，像畫畫那樣把所有圖案顏色都畫好，然後燒一次就可以了。但廣彩的燒爐也很講究技巧，那些師傅不看表，全透過爐眼觀火，看火的顏色判斷瓷色，如果過火，顏色就會裂，那碗碟摸起來就粗糙不光滑了，一切都是靠經驗判斷。舉例來說，未燒製之前的綠是暗啞無光的，燒好後就成為翡翠色了，相差很遠，而且像玻璃般的光芒會顯露出來，顏色底下的線條也會分明。」



行業式微

「現在廣彩行業已經式微了，當年有名的大公司都僅餘一兩間了，粵東磁廠是其中一間。連廣彩用的工具都不可能買到了，我以前用的筆，筆鋒很亮麗。但現在的筆粗大無鋒。有些行家不辭勞苦到日本買筆。日本出產的描線筆很漂亮，那支筆的筆鋒只有三至五條毛而已，一支筆有沒有力，就靠這些鋒毛了。」

「在廣東還有不少三四十歲的人在做廣彩，他們的耐性非常厲害，花一個月完成一件作品是等閒事，那些廣彩做出來非常漂亮，即是我們所說的「重工」——工筆細描，鉅細無遺，但他們的售價高昂，動輒十幾萬一件……我不是說他們手藝不好，但以我們的眼光看來，雖然是重工廣彩，但沒有了廣彩的民間味道，脫離了這個行業過百年來的特色——就是雅俗共賞。如今廣東的廣彩側重「雅」的一面，而且商業味較濃，流失了廣彩取諸民間用諸民間的泥土氣息，廣彩的老味道大打折扣，連帶原有那種衝鋒陷陣的流水作業氣息，那種瀟灑的筆法都淡隱了。」



百法通和——專訪嶺南畫派大師何百里先生

文：鄒芷茵



何百里老師，1945年生於廣州，後遷居香港。早歲習畫，得嶺南畫派技法真傳，後另闢蹊徑，融會諸家，有「何家山水」美稱。何老師作品早在1988年被紐約佳士得列入國際拍賣行列；2002年獲法國 ART MARKET INSIGHT 網站選入當年全球1000位藝術家之一，位列第639位，是當年唯一在世的中國畫家。《歲華》有機會參觀何老師的畫展，親自向何老師及他的畫家兒子何紀嵐先生請益。



「曦望」何老師「太行系列」的其中一幅。

2015年，何老師與學生去太行山遠足，登上王莽嶺觀日出，太行系列就是受這次行程的啟發而寫成的。太行山即神話「愚公移山」的那座山，也是何老師早就神馳的一座名山。

何老師年青時幾乎走遍香港名山：鳳凰山、馬鞍山、大帽山……從13歲開始他就開始在香港登山，早年限於歷練，感悟其實不深。登太行山時已年屆70，何老師經歷了人生的種種況味，身邊又帶著一群追隨多年習畫的學生，自然想到傳承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把藝術，最重要是追求藝術的精神傳遞給學生。就在王莽嶺佇立冥思之間，太陽忽然出來，光芒萬丈，何老師的心情相當激動，自言是一種匯集了人生百味而成的感動，回港後他就創作了「曦望」。「曦望」與「希望」語涉雙關，日出的光芒讓人感受到天地萬物新一天的開始，而藝術代代相傳的希望，以至藝術家對人生、人類未來所寄予的希望，何嘗不是包含其中呢？



藝術創作必須百法通和

何老師屬於嶺南畫派的第四代，嶺南派的祖師之一高劍父先生有「折衷中外，融會古今」的說法，前人重視師承，在取材與技法上往往嚴守師訓。何老師自幼習畫已追求突破，認為個人特色是所有成功藝術家的標誌，如果藝術創作沒有了個人的聲音，那就不是創作。何老師以中國詩詞慣用的比喻來說明，「人們都說『江山如畫』，江山分明是真的，畫是描畫江山的，為什麼竟說江山如畫呢？因為畫可以比江山更美！」這「美」就是作者個人化的色彩灌注，沒有了這點「美」，畫就不能成為藝術了。中國畫的「美」與藝術家的歷練、學問尤其關係密切，何老師每以「陰陽」來說明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分別，指這其實是含蓄與張揚的分別。

西洋畫擅長運用視覺邏輯，利用透視法，追求色彩運用，某些畫派甚至追求「似」，但中國水墨不是這樣，如果追求「似」，那畫竹就不能用黑色，應該用綠色。中國畫不純粹講究視覺，反而很重視情與景的關係，那是「心觀」，呈現的是畫外之味，寫的雖是眼前景，傳達的其實是心境。寫一幅畫、欣賞一幅畫，都是一個觸景生情的過程，這是一種由人而及於物的移情作用。畫家寫的是回憶，觀者看得感動，那何嘗不是結合了個人的經歷和回憶呢？所以中國畫的題辭常見感慨之語。寫畫之法，何老師主張「百法通和」，「前人百法皆備，習畫的人能出入自如於其中，才達到『和』的境界，才能做到『醇』。」

何老師認為任何技藝都離不開興趣，有興趣才會著手研究、觀摩。然後是多練習，親自下手才能有體會，有體會才能反思，深刻的思考離不開讀書，多讀書可以涵養自己的藝術觀和品味修養。宋代大詞人姜夔有詩云「一路好山思共看」，藝術創作除了要強調個人的色彩，還要時刻與人切磋，向名家學習，只要配合自己的藝術特長，「多看，多學，多練」，那作品就會出現獨一無二的風格。

父子畫藝承傳

何老師教育兒子也有一套方法，他認為兒子不能光讀書，必須懂得藝術，具備審美能力，人生才會美好。兒子何紀嵐今年46歲，也是獨當一面的畫家，他說父親並沒有刻意栽培他承傳何家藝術，但自幼耳濡目染，經常觀察父親作畫，又隨父親到處寫生，可說是以一種非正規課堂的方式學習。後來何紀嵐到加拿大 York University 修讀藝術，又在 Seneca College 進修設計，開創了個人的畫風，長於利用西方藝術的角度和手法演繹中國畫的虛實、有無等概念。「我與爸爸的經歷不同，對事物的領悟也不一樣，畫風當然有別，我很贊成父親對承傳的看法，那就是多看前人作品，從歷史中承傳神韻再轉化出個人風格，承傳不一定在父子之間！」所謂虎父無犬子，正如何百里先生上承嶺南派餘韻而另闢蹊徑，何紀嵐現正以自己的方式承傳「何家山水」！



何百里老師(左)與其兒子何紀嵐(右)

藝二代心聲 紀嵐水墨——尋根香港情懷

文：李雪瑩 圖：何紀嵐個人網站



何紀嵐生於香港，成長在藝術之家，受其父何百里先生薰陶，藝術觸覺敏銳。1997年獲加拿大安大略省約克大學純藝術榮譽學士；1998年獲多倫多辛力加學院設計文憑及加拿大認可註冊設計師。居加期間，曾策劃多個慈善籌款藝展及藝術推廣活動，參加歷年美加東西岸藝展。作品以極簡主義演繹東方哲理，簡潔利落。2000年回港，於2003年獲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管理碩士，並積極參與藝術創作。他的畫作充滿水墨元素，注入黑白主調，襯托出虛與實，有與無之陰陽相對而相生的存在關係，反映生活進退動靜的節奏。近年來所創《遊絲墨舞》《絲路行中》《板塊》《飛絮》《香港格式》和《深黑印象》水墨系列，突顯剛柔對比，透視水墨全新動感。

出身書畫世家

我的父親何百里，是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所作水墨畫融會中西技法，突越嶺南派樊籬，有「何家山水」的美譽。我從沒有正式跟父親學畫，父親也沒有刻意栽培我繼承衣鉢，小時候常見他教學生，跟他看畫展，耳濡目染，對藝術漸漸產生了興趣，喜歡收集一些古件舊物精品。1984年，十歲，隨家遷居加拿大。那個年代一般西方人不大認識中國畫，對當代中國水墨畫的興趣遠不如今天。不過，洋人很尊重藝術，學校裏教美術的老師本身就是藝術家，整個社會對各類型藝術也很包容，藝術融入生活之中，沒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在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專修藝術，學校要求我們修讀各類的藝術課程：素描、人體寫生、攝影、板畫、印刷、電腦繪圖等等，我當時的重點是利用混合媒體創作油畫，畢業展也以此手法創作以中國哲學概念為主題的油畫。2000年回流香港，2003年在理工大學完成了設計管理學碩士。投入社會後，我從事設計市場推廣工作，店鋪規劃和品牌推廣等專業設計。曾與上海灘、周大福、KFC、美國服裝品牌 PONY 等品牌合作。



香港格式：漁村 HKD. Fishing Village. 39 x 31 cm. Ink and Colours paper. 2019



香港格式：倒影 HKD. Reflections. 65 x 66.5 cm. Ink and Colours paper. 2019

藝二代——承傳精神非形式

執起畫筆當一個全職藝術家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我在多間設計公司工作過，也創辦過自己的公司，毅然放下一切全情投入藝術事業，也經過一番思量。從加拿大回到香港，從大學時專攻油畫到現在鑽研水墨藝術，這也是一個尋根的過程，我不是要追溯嶺南畫派的根源，而是要重新尋回自己學習藝術的初衷。香港始終是我的根，也是我的作品的主要靈感來源。人人都說父親是嶺南畫派傳人，其實爸爸不很重視門派，他敬師重道，但也深明如果死守一派的形式就難以突破，他自己既不受嶺南派規限，對我的啟導也是如此，他從來不要求我模仿學習他的畫，我的畫有平面設計的格調和痕跡，也有西洋畫的技法概念，可以說我並無直接繼承父親的風格。我很認同他對承傳的看法，那就是多看前人作品，從歷史中承傳哲理和神韻再轉化出個人風格，承傳不一定在父子之間！父親往往以沙龍雅集的形式與我交流，他評我的畫，我也對他的作品提意見，父親十分開明，不會出現唯我獨尊一錘定音式的評語，大家每每似朋友交流，雖然他享負盛名，不過我並沒有「父蔭」的壓力，也沒有「藝二代」的包袱，從小到大我都在父親身上看到自由的精神，他在藝術領域的馳騁開拓，對子女教育的開明信任，這都是我很感激的！

藝術與市場的抉擇

香港畫畫的人不少，多數是工餘培養興趣為主，小部分則以發展事業的心態從事藝術創作。前者是業餘的，不必苛求，不過我也覺得有些畫壇風氣不利藝術發展，例如師承問題。學畫拜師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在師門日子太久，往往就會落入陳套，反而窒礙了個人創作。這方面父親和我的意見相同，真正的藝術必須有個人色彩，徒弟必須尊重老師，也必須勇敢離開老師開闢的道路而走自己的路，否則成就不大可能超越老師，從藝術角度而言就是側重承傳而缺乏創新。然而作為專業藝術家，創新也不是唯一的、完全獨立的考慮，藝術離不開社會，必須找到知音、引起共鳴，正是這道市場的力量讓藝術家可以生活下去。脫離市場的藝術家曲高和寡，如果個人生活無以為繼，藝術的開拓和創新從何談起呢？近十幾年中國水墨畫在國際拍賣市場很活躍，歐美的收藏家也愈來愈多，這對藝術交流來說是好事，舉例來說，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透過畫廊展覽、拍賣行網頁等等看到兩岸三地畫家的畫作。諸家的取材和技法、承傳與創新等等藝術風格都因為資訊流通而變得一目瞭然，藝術評論也因而活躍起來，反過來讓畫家吸收到更多的意見。所以我認為這個時代的藝術家不能閉門造車，要以自己的創作為本位，既要發揚師承的藝術，也要建立自己的特色，接觸市場，掌握藝術界的脈搏氣息。



香港格式：倒影 HKD. Reflections. 65 x 66.5 cm. Ink and Colours paper. 2019



香港格式：漁村 HKD. Fishing Village. 39 x 31 cm. Ink and Colours paper. 2019

校園裏的作家—— 訪馮浩恩老師

他出了五本書，卻不想當全職作家，曾在書展演講的老師

文：施焯呈

問：當初你為什麼會出書？現今做作家有滿足感嗎？

答：當作家是我小時候「我的志願」一類的夢想，在今天出版書籍的門檻已比從前低，我雖然出版過五本書，基於現實考慮，從沒當全職作家之念頭，而與倪匡、陶傑那些神級的作家相比更是癡人說夢。一本書籍在籌備過程或正式上架都有成就感，而在圖書館可以搜索到自己的作品，也足夠在夢裡咧嘴而笑。



問：對於你的書《玩轉時空旅遊團：穿越古代中國36個保命法則》成為第18屆「十本好讀」的候選書籍有什麼感想？

答：當然很開心，全港每年不同形式的出版物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推薦了不同作者的書籍，我可以入圍是公眾對我的作品的一個肯定。回想之前，三聯出版社與我接觸，談及穿越歷史的作品在香港市場很罕見，而我對填塞這「穿越空隙」持極大興趣，故雙方一拍即合。另一方面，《玩轉》一書能躋身教育城「十本好讀」候選書之列，證明這書得到教育界的認同，也對中學生讀者有一定吸引力。這書本來參加了去年的書展，出版社也為我安排了一個講座分享時段以及簽書會等，可惜都因為疫情而先後兩次取消(七月及十二月)。不過，入圍候選書總算是塞翁失馬吧！事實上，早在十年前我的另一本書《革命最牛：1851-1921年革命》在2011年出版，當時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承蒙出版社的厚待，我當上了書展講座的講者，向讀者介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我以為事隔十年可以在書展好夢重溫，不料疫情爆發，人算哪及天算！

問：你的作品有何特色？如要選取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會是哪一本？為什麼？

答：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籍是2005年的《悟人子弟》，那個年代很流行以周記或記事小品的形式寫些輕鬆的故事和經歷，行文中也有不少口語俚語。例如一些由護士、空姐、醫生寫的書，都是用深入淺出的方法表達該行業從業員的獨特心聲。不過，教育界書籍多是圍繞教學法、理論等，以教師第一身說故事的屈指可數，故我想以輕鬆手法以私立學校、師生關係、考試文化等小篇章去抒發相關感受，人生的「第一次」就在這背景下在獨立的出版社自資出書。第二本就是上述的《革命最牛》，負責這本書的是星島出版社，是一間比較有規模的出版社，審題、排版、發行以致收益回報的計劃都鉅細無遺。大約同一時期，我在《星島日報》內以歷史、通識、時事為主題寫每周一篇的專欄，大概寫了80篇左右，名正言順當作專欄作家。這書出版後也比較受歡迎，證明了出版社也是有眼光的。



年紀與經歷一定是正比的，隨著年齡漸長，我看世界的角度也大不同了。我覺得小品式的故事沒有靈魂，應該以人為本構思作品。我開始花時間逐個探訪與我相熟的各科同事，又走訪一些印象深刻的舊生。數年後，我就出版了《悟人子弟》的續集——《世說私校》，雖然主題仍然以「另類」教育為主，但還是想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文字，去紀錄我對學校的認知及有關感想。此書亦曾入圍2014年香港電台舉辦的「十本好書選舉」。

同年我也在Google book出版了一本電子書《通識故事》，是一些有關通識教育的隨筆，內容涉及一些關鍵詞的概念、通識新聞或例子，這本書可在網上免費下載，無盈利可言，只作為宣傳通識教育而已。

問：你的下一本書有什麼構思呢？還看好出版市場嗎？

答：我自己很想寫有喜感不沉悶的中國歷史書籍，不論穿越、神怪、野史偏史都有興趣。《革命最牛》已打入臺灣市場，希望不久將來可以進軍國內簡體字市場，當然國內要求的行文和表達方式與香港差異較大、競爭也多。說實話，出版一本書的成本很高，包括人力及經濟成本。而網絡上也有不少免費閱讀的渠道，實體書籍要回復廿、三十年前的高銷量是不可能的，故出版社考慮出實體書時會較以前審慎。

問：你認為作家這個身份對教育工作有沒有幫助？你想當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老師？

答：幫助倒沒有，頂多會引起一些話題吧！就算學生或家長知道我曾出書，我也很少強調這些事。而日常教學的過程直接牽涉拙作的機會也接近零。同時，我認為教育界就是「臥虎藏龍」之大江湖，每一個老師都有其學科專業以外或教育專業之外的專長，才達到言教身教之效。或者作家與教師的身份並沒有什麼衝突，但社會上對兩者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例如風流才子絕對可以風花說月，卻對老師花天酒地零容忍。然而，我認為當教師沒什麼天分可言，但後天的元素異常重要，如教學經驗、專業培訓、教育理論等。反而作家沒有補習班，需要天分與勤奮兼備，為什麼這樣說呢？有想法的人不一定有表達的欲望，有表達欲望的人又不一定有想法，還要加入「伯樂因素」。今天香港學界在我的學科內，估計兼備兩者身份的大約只有5、6人而已。



馮Sir在星島日報的Blog

問：如果有同學希望當作家，你有什麼建議？

答：雖然我較喜歡紙本書籍，但現在很多人透過互聯網閱讀或寫作，也有很多電子書及小說、評論等寫作平台，有些名不經傳的寫手都會因為一部作品一炮而紅，付費訂閱的讀者以秒速增長。加上網上平台的寫作空間很廣闊，什麼題材都有，只要能保持點擊率就能生存下去。有志寫作的同學不妨多在不同園地勇於發表作品，摸索市場需要，慢慢建立知名度，(不計自資出版)網絡寫作亦可以減輕一些出版的前期成本，出版社可視乎瀏覽量選擇是否出版，從這個角度看，當作家的門檻相對容易了。只要不斷嘗試，說不定出版機會就會降臨。

問：在做寫作的道路上，你有遇上什麼困難嗎？或經歷過一些阻礙嗎？

答：靈感！太多或太少都是阻礙，有時有想寫的內容但無下筆的靈感，相反太多靈感亦難以梳理記錄，故創作時要仔細掌握這道「氣」，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實在不無道理。老實說，我的創作土地實在有不少「斷尾」樓盤，例如嘗試純粹以粵語行文，後來發覺「咁」、「嘅」、「我哋」等字眼很難掌握，不了了之。又試過借用廣東歌詞去說歷史故事，來來回回，還是「完了吧！如無意外」。及後也斷斷續續試寫武俠小說，但細看自己距離「大俠」太遠，難以在寫作時獲得感興，也就算了！再者，困難也是很現實的，教學始終是我的正職，不管魄力多好，始終不如全職作家，難以有規律地寫作。我一般只能在放假時續寫，有時靈感乍現時就在手機上紀錄，到日後有機會再整理。

從學生變老師——訪麥嘉安老師

文：黃熙汶

問：你為什麼當初選擇當教師？

答：我當教師的想法是在成長過程中逐漸浮現的。當年上生涯規劃課時，我尚未有一個清晰的目標。考完公開試後，我在聯招選擇了歷史系和通識教育，這是我接觸教育領域的起點。為期五年的大學學習過程豐富了我的教育知識，在實習以及擔任課後增潤課程導師的過程中，我堅定了投身教育界的決心。我希望可以伴隨著下一代成長，將我人生中的經歷、知識，以及在師長身上體認到的價值觀傳授給學生，讓各種可貴的精神品質承傳下去。

問：對老師這個行業，在入職前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你的看法有什麼轉變？

答：我小時候讀書時覺得老師只會專注教學，他們是具有權威性的人物，亦像百科書般無所不曉。在我這一年的工作過程中，我發現老師原來除了需要教授知識，原來也需要處理許多行政任務，也需要去進修和參加各種講座。我對老師此行業的整體印象沒有什麼大變化，仍然認為老師豐富的學科知識和專業的態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是現在我瞭解了更多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在課堂以外的教師任務而已。

問：你如何理解師生關係呢？

答：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在近年已經有了變化，老師不再是具有絕對權威、遙不可及的人物。我們不難發現在課堂以外，師生之間的關係可以非常親密，甚至可以像朋友那樣。在課堂上同學對於提問會有各式各樣的反饋，有時會有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有時候會出現始料不及的答案，這些都為我提供了一個新的反思契機，啟發我探索教育的不同層面，思考如何把課堂串連得更立體更多元，這些教學相長的經驗確實讓我非常享受。作為一位班主任，我發現老師實在是一個生活的榜樣，可以影響年輕人。我有一位老師曾說過「在教育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機會接觸年輕人，這些機會都會使教師的心境變得年輕。」我期待我四五十歲時仍有年青人的思想和活力，也有鑽研學問的魄力。





問：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有沒有一些經歷衝擊了你對教育的看法？

答：我讀大學時獲安排回到母校實習，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試過真正的教學，我只教過補習班。當我真正地開展一場課堂時，我以為只要悉心準備課堂和教學活動，為課堂帶來新意，減少單向講授，那學生就會投入學習了。但事實不似預期，有時學生的反應會出乎意料，例如學生會表現得很疲累，會打瞌睡，會因為連續上了好幾節課而心散，又或者第一二節課時學生還在未睡醒的狀態……在大學的教學理論課中，教授指引我應積極為課堂製造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興趣，但在實踐後，我發現有一些困難是從未面對過的，例如同學表現得很被動，覺得我的活動很沉悶等等。這對我都是一種挑戰，我必須及時調整教學內容或心態作出應對。

問：你是本校的畢業生，你能分享一下你在校的趣事嗎？

答：我高中的時候梁維恩老師當我們班主任，他和我們相處很融洽，午飯時大家會在課室聊天，他很喜歡高達模型，和我們部分同學可謂「志趣相投」，結果大家天天午息在課室

大談高達，舒減了很多學業壓力。梁老師年紀不輕但興趣跟年輕人一樣，例如他也很喜歡一個日本女明星，這個明星後來出於演出需要而刮了一個光頭，梁老師大感生氣，忿忿不平，於是午飯時段就變成大家聽梁老師高談明星刮光頭的事，引得我們捧腹大笑。許多師生之間相處的點滴，現在咀嚼起來都是十分快樂的回憶。正如我前面所述，老師不單單是老師，也可以像朋友相處般互相交流、分享。這一種師生相處的模式，某種程度上讓我非常嚮往擔任老師，也促使了我投身教育界。

問：回顧你當年選科的心路歷程，你有什麼心得可以分享？

答：我大學修讀的科目是歷史，中三時我面對選科也曾經遲疑過，當時考慮到一些科目的發展路向比較闊，有一些則比較窄，尤其是文科，這對年紀只是中三的同學來說，要作英明判斷是很困難的，甚至有同學因過分擔心工作機會而影響了選科抉擇。現在看來，我認為同學們不需要過分放大文科、理科或某一個選修科對將來求職的影響。根據我大學對歷史系畢業生職業調查的報告，反映他們就業非常多樣化，例如歷史系的同學會投考公務員、紀律部隊、銀行業的分析師、文字工作者等等。由此可見同學們不應以所選擇的科目來局限自己未來的路向。我們更要關注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如果你對文字的理解特別通透，文筆和表達能力也非常精湛，但邏輯運算能力卻稍遜一籌，那不妨選擇文科，相反亦然。

問：你在母校擔任老師，對王華湘中學有什麼特殊的觀察或體會呢？

答：對於回到母校教書，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歷。以前在這裏我是一個學生，坐在課室裡身邊都是同學。如今重投母校，每天踏入熟悉的大門後竟是向教員室走去，過往的老師變成了同事，我與老師之間尊卑有序的關係忽然變成平等的同事關係，這種變化非常微妙、有趣，難以名狀。另一方面，我也觀察到校內的學生組織有了變化。現在的學生會、四社組織的決策權顯著增加了，學生的主動性也增強了。我讀書的時候見證了許多學會、社團和活動的誕生，比如說四社天才表演現在已經交給學生會策劃了，在我初中時，這是由老師負責的。我覺得這種趨勢非常好，學校提供了很多機會讓學生去嘗試，對於同學來說，參加此類活動更有效地培養他們的領導能力和協作能力，對未來的人生是更難得的經驗。



Inhale Poetry

Exhale Creativity



Fence , By 2A Or Wing Yan

My work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eams and the eye. We always have our eyes on our dreams and our goals so I use an eye as the main focus of my work. In the eye, it is filled with lots of things, such as money, interest and career which represent some common dreams people have in life; to be wealthy, to be successful, to be talented. On the eye, as lashes, there are different sizes of fence. Different sizes of fence represent different problems. While some are harder to solve, some are not as difficult. To realize one's dream, one must pass the hurdles and obstacles to get to the skyscrapers

My work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daughters. The father's sweats and toil bring the chance for his two daughters to travel around the globe. The father tries his best to provide the best for his daughters, this is further emphasiz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hones they used. The one the father is using is dated while the one the daughters are using is modern. T-shirts symbolize the bridge of the daughters' love to their father. Their love is without boundaries of time and place. This is represented by the t-shirts the daughters bought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daytime and nighttime of the two continents they are in.

Nowadays, often, teenagers take their parents' love and hard work for grante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and use this portrait to remind them that a bond or even a connection is built on something small. As everyone grows older every day, we should learn to cherish before it is too late.

His t-shirts , By 2A Tang Miu Ching



Shanghai Street , By 2D Zheng Min Min

My work describes the mysterious Shanghai street. A child is standing on tiptoe,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of a shop which reads 'Eternal Living'. In the window, it features a dead soul receiving offerings, a paper car, a paper house and some paper dolls, from his family. Although he no longer takes the human form, he is filled with joy and enjoys his 'eternal life'. He even dances with the paper doll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eople believe those who pass away will go to a world with celestial pleasures. With such a sad incident being packaged into something positive, this sparks the curiosity of the child, which drives him to peep through the shop window to learn more about it. At the same time, death is also a taboo, which should not and would not be mentioned wherever possible.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avoidance of the passersby, which contras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ignorance and innocence of the child. In addition, among the soul and the paper offerings, there are 4 packets with 4 of the contents people receive at the funeral. This further symbolizes the superstitious nature of Chinese.



Mama , By 4D Ng Sin Man

My work captures the growth of the writer in the poem, Mama in a tunnel of time in a fisheye lens. In the foreground, it features the time when the writer was still young and his mama read him and his sister ancient tales. In the middle ground is the writer and his mama when he grew older. By the way they interact, it shows that they still have a strong bond regardless of time. At the far back is the writer, standing alone, all by himself, separated from his mama in a faraway country and the only thing now which connects him and his mama is the electronic means. Placing him at the back in a small proportion brings out the smallness of him in comparison to the background of an endless ocean and the vastness of the sky.

My work is inspired by the poem, Vanilla in the stars. What I want to express is the concept of the endlessness of life of all living things - reincarnation.

The ancient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lso known as the armillary sphere, is my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it has taken form as the focal point with the brilliance of the nebulae as the background. It serves as the intricate link between the cosmic and the human world.

There are different frames in the work surrounding the centre. Different types of frames together represent the infinite cycle of time. Each line signifies a lifetime, both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soul-like figures are on different levels - different lifetimes, each looking for their own fragments of a star. In a lifetime, som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found each other, some are still in search of one, some are not able to seek any.

The cosmic dust fallen onto the earth has transformed into various parts of nature and has passed down as DNA in generations.

The cycle of life has no end, the mutual search for each other also has no end.



Vanilla in the stars , By 5C Wan Yu Kiu

